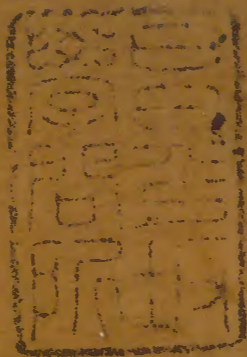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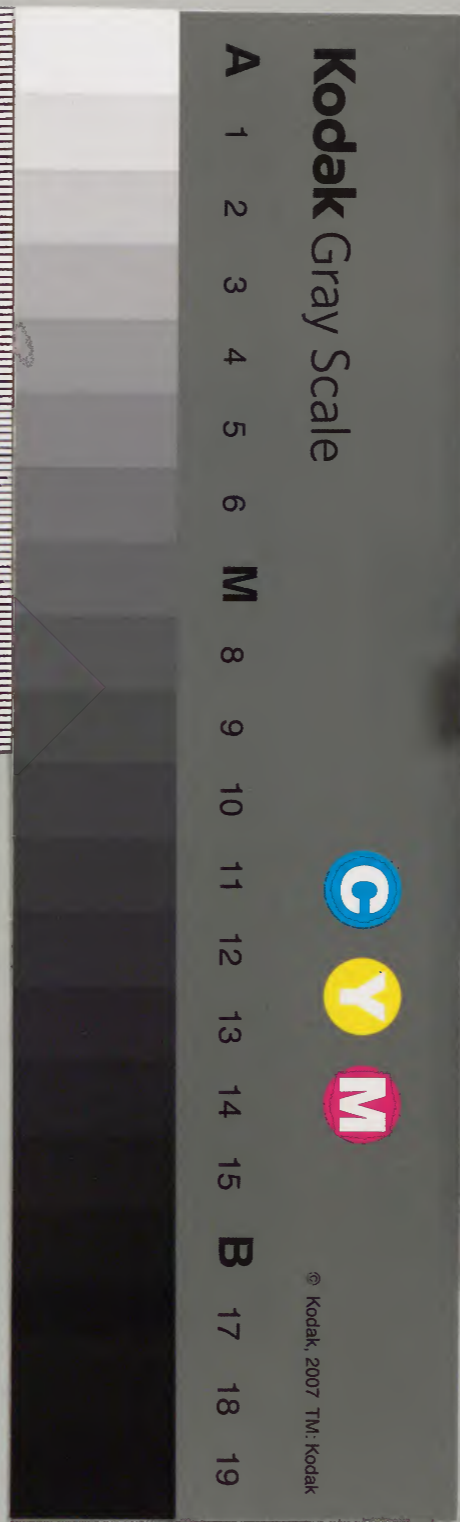
# 隋書

傳十二之七



内閣文庫			
六の函	五の冊	二の九	漢書類
三〇	二〇	〇九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49
冊數	20 ( 13 )
函號	280 6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十二

隋書四庫

特進臣魏徵上

韋世康

弟洸

藝

冲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夔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道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河朔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

萬曆二十三年

青島市圖書館

監生呂重新



總管長史於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爲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泣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

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維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病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先孃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員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謀連最



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貴勢未嘗以  
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  
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  
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  
職未甚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  
世康之在吏部選用平允請託不行開皇七年  
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  
授安州總管尋遷爲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  
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

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  
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  
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  
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  
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  
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  
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  
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  
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荆



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  
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  
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於州  
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  
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  
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  
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  
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  
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爲玄感  
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  
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  
東都與玄感戰沒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  
主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  
邑千二百戶高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迥  
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  
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  
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幾以母



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  
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  
豫章太守徐璿據郡持兩端璿遣開府呂昂長  
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旣至城下璿僞降其  
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  
之擒璿於陣高梁女子洗氏率衆迎璿遂進圍  
嶺南上遺璿書曰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率將  
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  
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  
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  
許以便宜從事璿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  
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衆爲亂以兵圍璿  
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  
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  
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  
上令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  
死王事拜協柱國從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  
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修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高祖爲丞相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爲藝黨於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

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迴及破尉悻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修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



鉅萬頗爲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叅軍後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辭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子時稽胡屢爲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爲兼散騎常侍進

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



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狂知  
在艱疚日月未多金華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  
割即膺往旨冲既至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  
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  
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  
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  
方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  
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  
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  
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  
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眾為亂  
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  
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冲容貌  
都雅寬厚得眾心懷撫棘鞅契丹皆能致其死  
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  
走之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暕納冲女為妃徵  
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創國公壽在周以  
 賈公子早有令譽為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  
 王為雍州牧引為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  
 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  
 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為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  
 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  
 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  
 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  
 十二謚曰定仁壽中高祖為晉王廣納其女為

妃以其子保壽嗣壽宗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

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

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周位上開府

光州刺史高祖為丞相以平尉迥功進位柱國

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總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子述機弟旦肅從弟雄亮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

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

為曾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



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  
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  
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陰求出  
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  
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已無所陳請  
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  
四百戶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  
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  
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  
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  
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  
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  
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登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  
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  
史謚曰簡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  
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



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史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讐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踈忘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



也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  
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  
爲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  
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  
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  
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且爲開設學校大  
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爲太常  
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  
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  
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爲  
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  
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  
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爲民大業中  
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  
大見踈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  
大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  
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



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蘇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爲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於陳收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梁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寒之字公正父恭年周順州刺史寒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寒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寒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爲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寒之有雅望善談諠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寒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寒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寒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寒之前後奉使得三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



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顛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近昵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



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滙口時年六十子威明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踈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蕩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



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  
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旻天合三陽  
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  
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  
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  
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  
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  
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  
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  
思遠慮情念下民漸彼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  
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  
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  
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  
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  
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鬪二邦之力遞爲強弱  
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  
民不見德惟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  
深刻爲務風澆俗敝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



纂啓覺熟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  
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  
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  
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  
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  
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  
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  
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  
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  
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  
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  
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  
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  
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  
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  
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于  
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  
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



調歛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  
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  
機何可輕發素其竒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  
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  
爲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  
慶所鍾或入處禮闈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旗  
旆成陰在周暨隋勲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  
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  
政肅每存誠謹雉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譽之  
神情開爽頗爲踈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  
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列傳第十二

隋書四十七



同月二十四日一見

林

李

列傳卷第十三

隋書四十八

特進臣

魏

徵

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  
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  
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  
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群  
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  
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

萬曆二十二年刊

隋書卷第十三

監集道登



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  
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  
帝親撫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  
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  
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  
言由是贈數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為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  
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  
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  
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癯下先  
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  
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  
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  
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軍至憲  
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眾多敗散素與驍將十  
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  
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  
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

萬曆二十二年刊 監集道登



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弼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弼破之遷徐州摠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三千戶以弟約為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摠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



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

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



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愴黜勳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



由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拒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為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揔為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



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  
謂園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  
可以塞責園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  
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  
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  
玄獎為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  
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  
區代蘇成爲尚書右僕射與高頰專掌朝政素  
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頰推高頰敬牛  
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  
陵轍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頰至於推誠體國處  
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頰遠矣尋令素監營  
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  
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頰前視奏稱  
頗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  
出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  
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  
諭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絹三千段十



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  
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  
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  
輦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  
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  
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  
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  
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  
優詔褒揚賜緡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  
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  
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  
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陣輒求人過失  
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  
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  
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  
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  
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  
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



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  
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  
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  
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  
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  
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  
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  
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  
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  
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爲柱國玄縱爲  
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  
多出於素上善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  
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  
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  
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  
質受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虢鄭頻承廟筭揚  
旂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  
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



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辭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  
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  
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素經營  
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  
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  
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  
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  
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  
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  
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  
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  
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  
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素貴寵日隆其  
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并尚書列卿  
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  
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



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  
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  
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  
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  
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  
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  
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  
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  
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

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  
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  
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  
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  
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閤侍疾時皇太子入  
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  
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  
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  
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

萬曆二十三年

隋書卷十三

十一

監生魏應楨



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  
擊行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  
有異論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  
河橋又遣王暉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  
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  
走暉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  
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素為并州道行軍  
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眾數萬討諒時晉絳呂  
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掠  
遣趙子開擁眾十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壁布  
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  
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  
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  
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  
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眾且十萬來拒戰又  
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  
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紇齎手  
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

諒

萬曆二十三年

書

監生魏應楨



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苞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陵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患不同同歸於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苦廬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旦以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大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



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  
功臣勲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便始匹  
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薊州風捲秋籜荆南塞  
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勲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  
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  
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  
指期平殄高壁據險抗拒官軍公以深謀出其  
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趣巢窟  
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  
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  
斃交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  
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  
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  
伐叛柔服元惡旣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是  
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  
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  
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  
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勲執一心之確志古



人有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  
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勲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  
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  
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  
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  
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  
誠心屢竭輕塵積岳功力益微徒以南陽里閭  
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  
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  
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  
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踈遠照臣以光暉  
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  
識尚榮枯候時况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廻  
徨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  
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  
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  
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皆以死漢  
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



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  
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隕微  
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  
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  
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疋諒  
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  
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  
後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  
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  
大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  
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  
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  
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  
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  
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  
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戢清徽春  
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勲德可立碑  
宰隧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



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  
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  
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  
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  
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  
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  
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  
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  
吏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  
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  
店水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  
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  
為查所傷由是竟為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  
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必先籌於約而  
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  
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為鄜州刺  
史入為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



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  
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  
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  
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  
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  
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  
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  
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  
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  
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  
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  
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  
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  
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  
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  
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  
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  
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



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  
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改封脩武縣公進  
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踈出約為伊州刺史  
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  
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凶問煬帝聞  
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  
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  
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  
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  
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  
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  
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耶玄感再拜流涕曰  
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  
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文思字温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  
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  
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



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  
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  
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勲進授上  
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  
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博井  
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  
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為丞相  
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雋圍懷  
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  
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  
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  
後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  
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民部尚  
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  
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  
卒官時年七十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  
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之三十三  
監生魏應禎



公邑二千七百戶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

十八謚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竒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竒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



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  
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  
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  
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竽為蛇畫足  
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國朝月二十五日見

林可生

卷十三

隋書四十八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特進臣魏

徵

止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本姓秦氏祖熾郡  
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  
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  
貴喜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  
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  
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負外散騎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四十九

監生魏應禎



侍郎脩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  
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  
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  
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  
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  
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  
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  
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  
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

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  
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  
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  
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  
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  
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  
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  
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  
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徃徃間



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

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

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



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摠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半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



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  
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  
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  
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  
儒業時或未可今上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  
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  
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  
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贄奏

祖云天下不可馬止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  
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  
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  
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  
恠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  
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  
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上納  
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匹一二年間篇  
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



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摠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臣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上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



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  
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正  
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同寢不踰  
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  
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  
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  
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尺三十六王及君  
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  
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  
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  
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  
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摠享之時五帝各  
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  
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  
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  
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  
須席工升歌出罇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  
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



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  
 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  
 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月  
 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  
 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  
 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  
 不載東晉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  
 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  
 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  
 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  
 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  
 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  
 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揔章北曰玄  
 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  
 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  
 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  
 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  
 方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

萬曆二十三年刊

有書傳卷十四

監生周景淳



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闈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摠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埋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



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  
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  
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  
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  
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  
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  
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  
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  
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

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

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  
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  
達何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  
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  
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  
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  
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  
言四何重屋周乘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



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圓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尚三太

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玷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壁則曰壁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制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又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廡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



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  
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  
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  
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  
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  
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  
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皆  
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  
明堂月令章句曰五聲應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

三百三十一 先

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  
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  
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  
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  
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  
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  
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  
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

萬曆二十二年刊  
監生魏應禎



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  
 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  
 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乃發聲以斯而論誠為  
 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  
 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  
 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  
 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  
 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  
 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  
 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  
 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  
 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  
 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  
 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  
 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  
 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  
 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  
 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

萬曆二十三年刊

音書傳卷一

一

監生魏應禎



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知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



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竒章公可



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  
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  
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  
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  
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  
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  
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  
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  
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其服十一月而練者無  
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舊練之  
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  
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  
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  
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真  
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  
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  
有荅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  
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竒才並佐余學行敷時



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彛倫  
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  
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  
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墀時牲  
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  
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  
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  
誠敬自立以荅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  
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  
贈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  
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  
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  
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  
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  
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  
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  
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  
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



隋書卷之十一  
三百二十二字

弘聞之亦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  
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  
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  
於世長子方太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  
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  
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  
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  
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闢三十餘年夷險不  
滿如絲無際雖開勅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  
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  
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萬曆十三年

隋書卷之十一

監生魏應祺



同月廿六日一見

林學士

隋書卷第五十一

列傳卷第十五

隋書五十

特進臣魏徵上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  
大將軍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  
史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  
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  
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  
為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絕慶束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第五十一



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逃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勲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揔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宜崇榮冊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揔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揔管俄轉寧州揔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揔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



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  
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  
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  
慶曰天无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  
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  
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  
既剪何能及遠哉尉迥貴戚早著聲譽國家有  
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  
終致亡滅司馬滸難反覆之虞亦非池內之物  
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  
南耳庸蜀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爲謀略  
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  
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  
言爲表而奏之曰臣聞智謀造化二儀無以隱  
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寔  
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  
下特挺生知狗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  
而不梗蘊妙見於宵襟運竒謨於掌握臣以微



賤早逢天睽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寔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禮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爲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遊宴晶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内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晶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晶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晶安在協曰在朝



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宇文弒逆之際晶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爲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宮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晶與五十人赴之爲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暕之六世孫祖延實魏司徒父或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榮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迴顧當爲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負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後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帝禮成力戰擊退



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  
徵為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  
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為繼室情契甚歡及高  
祖為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  
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  
洽尋徵為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  
拜襄州摠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為左衛大將  
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  
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  
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為魏  
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  
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  
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  
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  
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蓋將圖之為兄則所  
過孝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為兄子晉公護娶孝



矩妹為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揔百揆孝  
 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  
 益州揔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  
 其女為房陵王妃及高祖為丞相拜少冢宰進  
 位柱國賜爵洵陽縣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  
 受禪立為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既而立其女為  
 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  
 書曰揚越氛侵軼邊鄙予桑興役不識大猷  
 以公志存遠畧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章  
 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  
 軍揔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  
 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  
 書曰知執謙撓請歸初服恭膺寶令實賴元功  
 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  
 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節涇郡養德卧治  
 也在州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  
 孝矩兄子文都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  
 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右領左右將軍集沁二

萬曆二十三年刊

有書傳卷之五

一



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  
爲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  
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脫身  
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  
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爲丞  
相從韋孝寬擊尉迴以功復拜柱國進封河間  
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摠管歲餘徙  
原州摠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  
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  
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褒曰何  
故利金而捨盜也褒即便引咎初無異詞使者  
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  
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  
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  
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誣不付法司懸即放  
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  
約束至今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



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爲寇曠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爲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曠詰之掾理屈曠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曠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



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迫執不相救請於州鎮  
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  
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  
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  
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  
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  
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  
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出是不能爲寇武  
帝親總萬幾拜宣納中士後以帝平齊以戰功  
賜馬二十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  
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  
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  
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崩高祖  
揔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  
府樂曹叅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  
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  
加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  
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



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帝即位入為武  
 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  
 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  
 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  
 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  
 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  
 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  
 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  
 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  
 釋甲胄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知榮如  
 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  
 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  
 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  
 於是拜為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  
 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  
 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帝復從帝至柳城  
 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  
 年六十八帝為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贈

萬曆三十五年刊  
 隋書卷之五



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北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信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殊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



太守高祖爲定州摠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  
亳州摠管將行意甚不悅是因白高祖曰燕代  
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定也高祖握是  
手曰時未可也是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  
揚州摠管奏是同行旣而高祖爲丞相進是位  
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是曰射雉  
之符今日驗不是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  
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  
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  
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是以行  
軍摠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  
首千餘級是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  
傾朝廷是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  
甚銜之復與高頴有隙二人屢譖是由是宿衛  
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  
摠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爲之廢朝贈  
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  
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朔燕  
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  
和中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  
師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  
復拜安弟懋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  
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懋爲內應懋謂安  
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  
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  
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  
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  
無狀爲兇黨之所蠱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  
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  
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  
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爲  
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懋  
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即位授安內史侍郎轉  
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馬



仍領行軍摠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悉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摠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悉爲衛州刺史安子瓊悉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



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  
初基承此澆季寔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  
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  
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  
史黃臺縣男懋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  
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懋庸冊賞宜  
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  
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  
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  
况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  
正理宜錄舊勲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懋俱爲柱  
國賜縑各五千疋馬百匹羊千口復以懋爲備  
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  
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  
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  
十三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懋後坐  
事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







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  
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  
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  
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  
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  
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  
南道行軍元帥統八摠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  
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釁遂滅  
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  
德王雄上柱國元楷李克左僕射高熲右律大  
將軍虞慶則吳州摠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  
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  
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朕當與公共享終言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  
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  
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  
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  
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



官子洪嗣歷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整屋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嶠郡守入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摠管王長述沂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摠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



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  
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為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  
以寬平顯為政不同部內各化尋領右常平監  
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卿後數  
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為  
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  
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復為西南道大使巡省風  
俗擢拜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  
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  
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宮居守仍攝左  
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宮時年六十二謚曰靜子  
安世通事謁者

熾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  
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稱每共馳射  
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為司衛士士初未知名  
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  
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群適與其言又多奇  
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



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  
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  
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  
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  
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  
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  
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與昵近之以學  
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  
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  
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  
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  
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  
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  
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  
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  
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  
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  
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



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



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嚮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實榮定戰賊

自粟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



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于白道  
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  
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  
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  
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  
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  
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  
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  
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  
可汗是大隋女婿柰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  
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  
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  
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  
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  
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  
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  
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  
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



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欲賜雍閻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閻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閻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閻欲勿與謬荅曰檢校客中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閻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閻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泣殺大義公主雍閻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閻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



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  
徒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  
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  
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  
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  
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  
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  
打大同城詔發六摠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  
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  
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  
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遁南走至旦  
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  
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  
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  
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  
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  
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  
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



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  
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  
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  
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  
照數百里天狗實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  
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  
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  
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意利  
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  
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  
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候發皆入  
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爲  
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  
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  
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  
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有長城之內  
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  
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



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  
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  
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毗擊走之轉戰  
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  
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  
利具渾斜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  
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  
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  
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  
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爲相州  
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  
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  
公著勤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  
俗澆浮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勢即張思所以  
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  
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  
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  
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



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賙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



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後遇諒於并州起逆  
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  
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  
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鐘鼎  
家誓山河漢代八主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  
不能譬此重光覽獨擅雄辯熾早稱爽俊俱司  
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歲體資英  
武無包竒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

膝稽顙塞垣絕鷓鴣鏞之旅渭橋有單于之舞惠  
流邊朔功旒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列傳卷第十六

隋書五十一

萬曆二十二年

隋書卷第十六

十一



同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卷第十七

隋書五十二

特進臣魏

徵上

韓擒虎

弟僧壽

洪

韓擒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虎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偉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



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虎說下之進平  
池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虎  
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州高祖  
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  
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虎屢挫其鋒  
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  
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為廬州總  
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  
擒虎為先鋒擒虎率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  
皆醉擒虎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  
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  
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  
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群臣晉王遣  
行軍總管杜彥與擒虎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  
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懼而潰  
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虎擒虎以  
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撫之曰  
老夫尚降諸君何事眾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



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  
二公者深謀大畧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地恤  
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  
成太平之業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  
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擒  
虎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  
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  
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  
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

若歲及至京弼與擒虎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  
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  
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  
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  
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  
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  
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  
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  
將俱合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



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  
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  
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  
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  
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  
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  
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  
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  
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  
胡寇即拜涼州摠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  
禮殊厚無何其隣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  
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  
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欲謁  
王左右問曰何王也荅曰閻羅王擒虎子弟欲  
撻之擒虎指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  
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  
嗣世諤個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之作亂也引  
世諤爲將每戰先登及玄感敗爲吏所執時帝



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殺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諤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虎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迴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虎為廬州摠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為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

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摠管擊突厥於鷄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摠管還檢校靈州摠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天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會觀之僧壽亦預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虎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士。後以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馬王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爲佛設供。拜洪隴西



太守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  
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  
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  
年五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洛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  
名仕周爲金州摠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  
弼謂之曰吾必欲平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  
志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

出血誠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  
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憲王聞  
而敬之引爲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  
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  
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  
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已詭對曰皇太子德業  
日新未覩其闕帝嘿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已弼  
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  
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



孝寬伐陳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  
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鄴城恐  
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并  
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文武才  
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  
爲吳州摠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已任  
與壽州摠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  
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

伐陳以弼爲行軍摠管將度江酌酒而呪曰弼  
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  
長江鑿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  
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  
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  
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  
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  
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  
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



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曰：土  
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  
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  
魯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  
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  
府賁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  
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虎已  
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  
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

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志恨不  
獲叔寶，功在擒虎之後，於是與擒虎相詢，挺刃  
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擒虎傳。  
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吏上  
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  
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  
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  
弄雉、尾扇、曲蓋、雜絲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  
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



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為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顏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類楊素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

惜其功於是除名為庶人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忘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何如



三百五十五  
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鬪將非領  
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  
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  
帝嗣位尤被踈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  
帝時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  
汗饗之弼以為太侈與高頴宇文弼等私議得  
失為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為官奴  
婢群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  
拜儀同三司坐弼為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  
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  
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隕將三百年  
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  
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  
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虎奮發賈餘勇以  
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  
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  
之力其倣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擒虎稱



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為當時所推赴赴干城難兄難弟矣



之夜一見

杜家子

列傳卷第十七

隋書五十二



